



主持人:梅剑飞
80后。未婚。
摩羯座、文科出身、编辑。2011年出版有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《都市情感杂“质”》系列等作品集。

QQ:1301100812
邮箱:mffia@126.com
微博:
<http://t.dsqq.cn/meijianfei>(快报微博)
<http://weibo.com/meijianfei>(新浪微博)



爱情在结婚前戛然而止

我对异地婚姻信心不足

我和燕丽分居在两个城市,一个半小时的路程,不近也不远。

过去我们都在南京上学,大学毕业,她回了家乡盱眙,我留在了南京。

2012年春节,我在燕丽家待了两天,她家人支持我们今年结婚,但我对异地婚姻信心不足。

燕丽爸妈的意思是,先领证办婚礼,异地问题迟早可以解决。

我对燕丽情真意切,大人看在眼里,论条件,我也不差。

燕丽说:“如果等工作安排好再结婚,假如这个过程需要三年,那时候我30多岁了,你后悔怎么办?”

我说:“我们再努力半年试试,能在南京找到好工作最好,即便找不到,也和你结婚。”

燕丽在老家有稳定的工作,她本身虽然想到南京来,可是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单位。我们曾努力了近一年,毫无进展。

暗恋的过程漫长而辛苦

我和燕丽在淮安老乡会上相识之初,她和一个宜兴的研究生正爱得热火朝天。

有一段时间,接连数次,燕丽和男朋友手拉手从我眼前走过,其中,尤其是燕丽身穿织开衫和碎花连衣裙走在校园某块草坪旁的一幕,看得我心潮澎湃。

我非常羡慕拉着燕丽的那个人。

燕丽和研究生男友分手的事被我知道不足一月,我蠢蠢欲动想去追她,哪知,有人捷足先登。

燕丽第二任男友和我同在一个宿舍,舍友通过我认识了燕丽,早就打起了主意。

舍友带着燕丽请我们全宿舍同学吃饭,我目瞪口呆。

我心底升起了嫉妒的火焰,没有吃饭的兴趣,菜吃到嘴里几乎全是苦的。

燕丽客气地喊我“哥”,舍友大言不惭地说:“你怎么喊他哥?他平时管我叫哥,以后管你叫嫂子。”

为了不影响和气,我忍气吞声。

燕丽和我舍友的爱情注定有始无终。我坚持自己的判断,从而有信心等着二人分手。

舍友是广东人,家里有企业,他最终要返回家乡。

燕丽和我蜻蜓点水地聊过,她将来要么在南京,要么回盱眙。

我在卧薪尝胆中伺机而动,像大哥关心小妹一样,光明磊落而悄无声息地对燕丽嘘寒问暖。

毕业在即,燕丽和我舍友分手在即,我穿插在当中,喜不自禁,肩膀借给燕丽依靠,为她擦拭别离神伤的眼泪。

燕丽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开始往我身上停驻。

忽然间爱情名存实亡

2011年10月,我和燕丽的异地恋出现了裂

倾诉人:兴田 29岁

时间:2月2日

地点:新街口置地广场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

漫画:俞晓翔

本故事为主人公真实经历,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。

人物:兴田 燕丽

关键词:结婚

主题:过完年,燕丽跟我回到南京,她想买衣服。我带她在大洋百货买了两件外套,两条裤子。花了约五千元。刷卡时,我留意她,她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感恩的神色,仿佛这一切是我应尽的义务。



倾诉人:雪儿 23岁

时间:2月12日

地点:户部街天之都盗梦空间咖啡厅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

本故事为主人公真实经历,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。

人物:雪儿 诚坤

关键词:突变

主题:我拎着羊毛被,闯进屋内,诚坤没打算阻拦,说什么都是多余,一个穿着蓝色羽绒服的女孩站在阳台上……霎时,我明白了诚坤开门前发生的所有。

敲不开男友的家门

难道他不在家? 能去哪儿?

我提着新买的羊毛被,在新模范马路上了地铁。

为了给诚坤一个惊喜,我没有惊动他。坐在地铁里,我掏出手机看微博,心却很难静下来,浮想联翩,大清早他看我过去会不会感动?

地铁开到竹山路,近8点,我想给诚坤打个电话,或许他还没有起床。

2012年2月初的南京,气温较低。两天前,诚坤在电话中对我说:“睡了一夜,脚还是冰冰凉的。”当时我在江阴出差。

回到南京,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超市买被子。我们恋爱半年了,处于热恋期。

现在,我来到诚坤的住所门口,嘭嘭嘭地敲门。屋内没有反应。

看来诚坤尚在睡梦中,他有睡懒觉的习惯,尤其是周末,偶尔能睡一上午。

我拨打诚坤的手机,无人接听。可想而知他睡得太死。我一边敲门一边打电话,过了半晌,仍无动静。

难道他不在家? 能去哪儿?

我不在家,没法给你开门

我回到楼下,向三楼张望,诚坤所住的房间,窗外的空调好像正在运转。

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楼层——因为诚坤家中没装空调,要么这是趁我不在几天刚装的——可他又为什么说冷呢?

再次来到诚坤家门口,我的耳朵紧贴在门上,倾听室内是否有动静。

虽然啥都听不见,而凭借女人的直觉,我能感应到诚坤在家。

我继续拨打他的电话,并且有节奏地敲门。突然,电话通了,“喂!”诚坤低沉的没睡醒的声音打消了我的烦躁,“干什么啊?”

我说:“开门啦。”“开什么门,我不在家。”诚坤说,“你在哪里?”

我说:“在你家门口。”诚坤说:“几点

了?”

我说:“你在哪里?”诚坤说:“我在外面,你下午来找我行不行,或者我去找你。”

我纳闷了,不住地拍门,“你明明在家!”诚坤说:“别不听话,先回去。”

我说:“回哪去? 我买了一床被子给你,你先开门。”诚坤说:“我不在家,没法给你开门。被子放门口无妨。”

我说:“你在外? 具体点,是哪里?”诚坤说:“在浦口,朋友家,昨晚来打麻将,打到凌晨。”

我说:“你买空调了? 出门为什么不关掉? 电费不要钱?”诚坤说:“哎呀,出门时太匆忙了……”

别玩游戏了,我知道你在家

诚坤的伪装根本站不住脚,我听到屋内有马桶的冲水声。

“别玩游戏了,我知道你在里面。”我挂掉电话,不再浪费话费了。

持续了半小时,门开了。诚坤冷若冰霜地站在屋内,他穿着咖啡色的外套,蓝色牛仔裤,灰色的鞋子,作整装待发状。

我拎着羊毛被,闯进屋内,诚坤没打算阻拦,说什么都是多余,一个穿着蓝色羽绒服的女孩站在阳台上……

霎时,我明白了诚坤开门前发生的所有。陌生女孩背对着我,挑衅似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冲突。

我说:“给你买的被子,你说冷……”诚坤说:“谢谢,不用了,装了空调。”

我说:“她是谁? 客人?”诚坤没有顺着我给的台阶往下走,他冷酷地说:“说不

清。”

“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?”我说,“客人好像有点不开心,你惹她生气了?”

“她怕你误解,进退两难,你看人家多可怜,万一从楼上跳下去,我们如何解释得清?”诚坤说。

我猜测,这个无助的女孩肯定在想,要是有个翅膀多好。她的目光对着阳台外面的天空。

家里收拾得很整洁,地板上一尘不染。沙发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女式挎包。

三个人,各怀心思,时间定格。我手臂酸麻,手里提着的礼物一直没有放下。

★记者手记:雪儿认为自己和男友一直情投意合,没有发生过能导致分手的冲突,所以,诚坤的所做让她匪夷所思。